

# 影響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探討：從生態系統理論觀點

陳文華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博士班

本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專任講師

## 壹、問題敘述

對於雙族裔(Biracial)、混血兒的相關議題產生濃厚的興趣，乃是處在東部地區擁有原漢雙族裔血統的人口為數不少。「雙族裔」意指族群通婚第二代個體，就是其父母來自社會上所認為不同的族群團體(Root, 1996)。原漢雙族裔，指的是台灣族群通婚第二代，父母當中，一位是漢族，另一位是原住民族。

從台灣解嚴前，原住民社會運動尚未興起前，這些擁有雙族裔血統的朋友，對自身族群認同，從過去認為是漢族，到 2001 年「原住民身分法」通過，目前社會環境處於尊重多元文化，具有部分原住民血統者紛紛改回原住民族籍。族群認同的影響因素，並非單一因素的影響，這之間牽涉血緣關係、個人的社會認知、家庭教育，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因素。筆者身為擁有原漢雙族裔第二代的母親，此議題更促使個人對此議題有進一步地認識與探討的興趣。

在探討影響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注意到不能將混血的身體視為社會環境的轉變，意即不可將台灣當代文化混雜情形視為這塊土地上族群混血的結果，而不去思考這之間因整個台灣政治、經濟與結構關係的改變，以及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族的觀感已有所改變等相關影響因素。

明、清朝時代大陸沿海漢人大量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居住，原住民族群的狩獵與農耕區域逐漸縮減，平埔族群遷移至西部地區的山區、丘陵地，而原本住在這些地區狩獵的原住民族則遷往生活條件較艱辛的高山地區。東部的平原地區因為開發較晚，阿美族、卑南族還是居住在花東縱谷平原。漢人統治者將狩獵、紋面、飲食、衣著、編織等文化特色視為「野蠻」、「落後」、「未開發」的代表，漢人對原住民族的負面想像，往往造成原住民族群普遍對於自身族群與文化產生負面的「污名化認同」(stigmatized identity) (謝世忠，1987：26-32)。曾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的孫大川(2000：22-25)即指出原住民是一個「黃昏的民族」，因為漢人在政策當中制度化地歧視原住民族群，不僅造成原住民人口生存處境困難，也造成文化上的斷裂。直到西元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不僅不少原住民會「刻意」放棄原住民身分，還有許多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混血的原漢雙族裔青年也不願意認同原住民族群與文化，身為原住民知識份子的孫大川，感嘆族群的

悲哀，以「黃昏的民族」來形容原住民族邊緣弱勢的處境。

到 1990 年代以後，因受到國際上原住民文化風潮、台灣原住民正名運動以及流行文化的影響，有許多原住民才開始願意公開承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從 1994 年原住民的正名運動開始，到 1996 年在中央部會設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7 年將原住民條款加入憲法，這十多年來一連串之社會運動、地位法治化、行政系統建置等等都是台灣近期的改變。原漢雙族裔處在台灣社會政治文化脈絡下，其族群認同受到那些因素影響？這些影響會有哪些不同的態度與行為的改變？選擇族群認同取決過程是甚麼，亦即影響族群認同相關因素為何？對於擁有原漢兩種血緣的人，個人是如何投入某個特定的認同位置？這些問題是筆者欲了解的，並且期待在教育下一代族群觀能給予正確的引導。對於雙族裔的族群認同探討的初衷，由於對周遭朋友族群身分改變的好奇，關連到家庭、社會、教育，與文化等不同系統的影響因素，於是以「生態系統理論」觀點來探索影響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

## 貳、族群認同相關概念

本段將針對認同的概念、族群認同不同論點，與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矛盾、搖擺的變動特質，作相關文獻的討論。

### 一、認同的論點

#### 1. 認同的定義

「認同」涉及身分與社會關係的確定，當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是誰的時候，就已經明瞭「我立於何處」，了解我所在的位置，同時透過他者認知形成內在的歸屬感，以及確認自己與他者複雜的關係（孟樊，2001）。Hall(1996：5-6)認為，認同的統合性是被建構出來的，而非自然形成，認同是論述與實踐、主體位置與主體性的交匯點，是主體暫時的位置，這既是一種挪用、也是一種動態的展現。也就是，認同狀態是「流動、複數的、多層次的」，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歷程（王志弘，2000；孟樊，2001；Hall, 1996），即認同既非固定不變，也非單一的，認同構成因素包括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脈絡的交織。

Grossberg(1996)提出，認同是不斷地在進行中，且在永無止境延宕中變形，在個體與他人之間持續對話。也就是，主體在認同歷程中一再地受到挑釁，於是認同成為不穩定、漂移的、破裂的狀態。Grossberg(1996：96)認為認同與「混雜」、「離散」，及「跨越邊界」等概念有關，也涉及歷史上政治脈絡與空間上流動的可能性。在論述這些概念時，必須注意到論述的力量、經濟物質脈絡，以及他人作為一個異於己身的主體性意義。

#### 2. 認同的論點：原生論 / 根基論與工具論 / 情境論

論述「認同」的概念皆會提到兩種不同的論點，一是「原生論 / 根基論」

(primordialism)，認為族群認同的基礎在於人們一出生時的根本賦予，如祖源、歷史經驗、文化語言或宗教，能夠使人感知一種緊緊的根基性基礎感情。另一是「工具論 / 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主張族群認同的基礎，在於人因應外在環境需求所運用的一種策略性手段，以利於人們在資源競爭與分配下獲得更大的利益與機會，所以族群認同不只是存在於文化血緣的認定，更是著重在主觀自我認同的記憶選擇（引自王雯君，2005：122-124）。

John N. Paden(1970：268)主張「情境性的族群認同感」，意指特定的環境脈絡會決定一個人表達當下覺得最適當的認同或忠誠情感。而這種情境性的族群認同可以從兩方面來決定，一個是從社會結構面向，一個是個人認知面向。首先，結構面向的情境認同，是指因為受到族群關係互動的整個社會結構影響，導致社會情境影響一個人的社會行動與角色扮演。再者，個人認知面向的情境認同，是指行動者從族群差異的認知與了解來選擇某種情境對自己有利的認同，這可能與他個人主觀認知上的情境詮釋或是他人投射眼光有關(Okamura,1981：453-455)。而此種不同族群之間與己異同的相對關係，建構了族群邊界的概念，連帶形塑了族群認同，Fredrik Barth(1969)強調族群的表面基礎不在於文化的內涵，而是區分不同團體的邊界，維持族群邊界的不是客觀文化特徵，而是族群成員在互動的社會行為中產生的區辨選擇。

因此，人們會隨著新文化或利益考量來形成新的族群界。Nagel(2003：40-42)認為一個人的族群認同是情境妥協下的社會事實，其意義取決於所處的位置，這關乎到個人主觀的認知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觀感，這之間可以被視為一連串邊界的移動。情境論的認同論述強調族群認同不再是固定不變，而是會隨社會脈絡改變。

## 二、族群認同的特質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fication)係以族群(ethnic group)、種族(race)作為認同主要基礎。許木柱(1989：127)以五個指標來界定「族群」：共同的族群起源；屬於同一文化或相同的習俗；共同宗教；一種族或體質特徵；使用相同的語言。這些指標就是天賦的連結，是族群認同核心要素，由於不同族群有各自文化特質，因此族群認同往往與文化認同結合在一起，並且透過特定的文化符號系統，顯示並增強族群認同。譚光鼎(1998：46)指出各族群為強化族人的民族自信及內部凝聚力，莫不致力於文化保存與發展，故族群認同的基礎就是文化的認同。

由前文所述，族群認同的意義對個體而言，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情境不同有所轉變，尤其在經過特定的事件之後，個體將會形成強烈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在衝突事件結束之後，個體轉而形成一種形式上的認同。因此，個體對族群界線的定義，會有所變動，因而導引出新的族群認同。國內族群認同相關文獻（李春慧，2004：37；林淑媛，1998）指出族群認同高低會表現在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態度、族群歸屬感、族群投入等四個要素。以下就這四個要素作說明：

- 1.族群自我認同：係指個人屬於某一族群的知覺和概念基礎，學習到正確且一致地使用族群標誌。
- 2.族群態度：係指個人主觀地以正向或負向回應本族或他族的態度。
- 3.族群歸屬感：係指個人與族群之間情感的部分，一種與族群休戚與共、禍福與連的感覺。
- 4.族群投入：係指族群文化、生活、社會的參與程度，投入指標包括語言、文化、傳統社區活動、宗教信仰等。

綜合以上文獻討論，我們可以說對某一個族群具有高度強烈的族群認同者，會認定個人為該族群成員，具有高度的歸屬感，並正向評價所屬族群，偏好所屬的族群，也樂與該族群成員共處，對該族群興趣高，喜歡融入族群行動；相對地，當族群認同度低或產生混淆、矛盾時，則不認定自己為該族群的成員，對所屬族群持負面評價，參與族群的意願低，不僅關於族群知識、興趣及歸屬感低，且偏好主流群體而不喜歡與其他成員共處。

### 三、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矛盾與反覆不定

從台灣不同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我們可以看到族群認同的變化，從早期官方認定台灣原住民族有九族，到 2007 年陸續承認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等共十三族，這之間族群認同的變化，可以知道族群認同是需要透過個人認同與依賴他人的認同。在原住民族的民族運動中，透過官方法治的認定，這背後牽涉政府資源、族群的權利有極大相關，例如可以獲得國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資源上有形、無形的支援，其次透過官方認定後，在社會群體中可以取得名正言順的位階，獲得他族的認同。

所以，台灣整個原住民族在族群認同發展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受當代環境脈絡影響的。對台灣原漢雙族裔的個體而言，其原住民族群認同發展呈現出何種狀況？僅有一種血統的人可以很清楚說明自己的身分與文化認同，但是對於擁有不同族群血統者，「我是誰？」這個問題，可能會出現許多種答案。**Williams(1999)**是美國黑白族群通婚第二代的雙族裔女性，在讀大學之前，她的生活圈屬於白人的世界，進入大學後開始閱讀黑人文學與歷史的發展過程，才開始去尋找長久以來失去的另一個自我，從白人認同、黑人認同，直到她發現無法放棄任何一種身分認同，**Williams** 認為即使面對他人批評與拒絕，雙族裔仍應該要勇敢地去尋找並形塑出一個「自我」（引自邱莉雯，2004：66）。

女作家利格拉樂·阿烏(1996)在「誰來穿我織的衣裳」、「紅嘴巴的 VUVU」作品中深刻描繪出，在成長過程中如何遇到內外環境衝突的困境，及自我身分與族群認同的轉變。身為排灣族與漢族通婚的原漢雙族裔，阿烏原先從小居住在以外省籍為主的眷村，因此認同父親的「漢族」身分，到後來隨著父親去世，與母

親重回排灣族部落，才找回了自己「原住民族群」的認同。

原漢雙族裔在個人成長經歷中，不斷衝突、成長，並思索自己族群身分。選擇族群認同會因其個人族群認同信心不足，顧及到環境、他人的評論而搖擺反覆不定。換句話說，對於是否選擇原住民身分認同，是隨著自信心而定。當認同原住民族群會遭受污名化時便會選擇逃避；反之，有傲人事蹟，並受社會矚目時，較會選擇原住民族身分的認同。因此原漢雙族裔會從血緣中選擇一項有利於自己的身分，族群認同的邊界產生反覆不定，迫於環境所逼，而依循情境作出有利的選擇（蔡春蘭，2005：48）。因此，原住民的弱勢地位，非僅種族差異造成，更可能源自於長期處在不友善之環境的壓迫或結構性的歧視，造成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原漢雙族裔在族群認同的過程，常處於有如鐘擺般在兩族群之間不斷地搖擺。

在相關論文研究發現（江瑞珍，2006：83，127；蔡春蘭，2005：47-48；邱莉雯，2004：49-66）原漢雙族裔呈現上述矛盾拉扯的情況，摘錄其中兩位原漢雙族裔的矛盾情結，更能夠呈現其真實性。

我以前會說自己是漢人，是外省人。我長得很白，大家都說我很漂亮，我很高興。我在中壢唸小學時，外婆幫我送便當，同學就笑我，怎麼會有一個黑黑的、吃檳榔的外婆，...有次我與外婆搭公車，還有人罵外婆：「番婆」，...我很掙扎，很怕人家知道我有原住民血統。我外婆辛苦扶養我而且這邊親戚很照顧我，跟她在一起很安心、很自在，阿公那邊一個親戚都沒有，但是聽到別人說原住民愛喝酒、愛打老婆，我就會對別人說：「我不是原住民。」

我想當漢人，因為平地人會對原住民有排斥感，...因為大部分原住民不愛讀書、愛喝酒、感覺很髒...。將來上高中，我會告訴高中同學，「我們太魯閣族」的優點，會歌唱、有團隊精神、人善良，文化中有祭祖、織布、打獵，讓他們知道「我們太魯閣族」的厲害。

(個案摘錄江瑞珍，2006：83，127)

所以原漢雙族裔在族群認同主題上是否承認自己為原住民，是處於承認與不承認之間，在矛盾困惑中來來回回搖盪。有人完全認同漢人，有人完全認同原住民族，或者同時認同兩者，甚至兩者都不認同。他們認同來回穿梭於漢人與原住民族之間，去理解不同文化的世界。邱莉雯(2004：74)在研究八位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時，發現族群認同有單一族群的認同或是兩種身分皆認同的狀況，而認同改變的原因，包括因為個人生命事件改變、世界原住民風潮、台灣社會風氣轉變、個人對原住民弱勢族群關懷、成長部落的經驗，及政府政策對原住民優惠等等。

### 參、以「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探討「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

社會工作專業強調「人在情境中」，社會政策及其落實也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過去社會工作實務過度強調微觀面，因此造成「責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隨著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運用，有必要以中鉅層面或社區面及鉅視面或制度面的觀點來審視人類的情況，才能有助於社會工作評估不同系統如何影響其個人與社會環境(Ramanathan & Link，萬育維、陳秋山譯，2006)。

本文以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來說明影響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因為研究人類行為需要強調「人在情境中」的觀點，採取更為開闊的生態系統觀說明原漢雙族裔成長歷程的族群認同深受社會環境影響，包括家庭、社會、教育，及政治環境。透過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在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議題上，有一個清楚地認識。

#### 一、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

Carol Germain(1991：15)是生態系統理論主要建構者之一，生態系統理論從生態學取得靈感，生態學研究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學科，應用在人的情境中，強調以全人（生理、心理、社會）與系統的觀點透視個體所面對的問題，而人類與環境交易的作用是這個全人與系統觀點的主要部分。生態系統強調系統之間相互塑造與影響，以理解個人所在的複雜網絡力量如何影響個人及行為的場域（引自宋麗玉等，2002：251）。

Bronfenbrenner(1987)主張「人在情境中」的觀點。個人的發展是主動的、有目標，與有目的主體，會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與選擇（宋麗玉等，2002：258）。從社會工作的觀點，人類的行為不僅是關心人類的發展，同時也關心行為發生的環境脈絡。環境脈絡著重社會工作者一貫秉持的「人在系統中」的理念是共通的，認識社會脈絡的第一個步驟是了解社會系統與影響該系統之種種因素。系統是指認合一組彼此相互影響的要素或是次系統，個人是社會系統中的一份子，參與許多社會系統，例如家庭、學校、工作場所、鄰里、社區、國家等。Brim(1975)與

Bronfenbrenner(1977)認為，要理解個人如何受到家庭、團體、組織、社區中的社會功能發揮，應由個人所在環境中不同層次系統之關聯層次切入，因此將社會系統分類成四個範疇，包括微視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和鉅視系統。另外，Prinderhughes(1983)認為，生態系統理論更須著眼了解個人所在的文化環境，主張人所處的環境應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以增進社區成員的認知、社會與情緒發展；相反地，不友善的環境、缺乏資源支持的提供，會阻礙個人發展與適應力（引自宋麗玉等，2002：259-260）。

### 生態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與基本假設

#### （一）基本概念

- 1.社會工作包含雙重焦點：人與情境；系統與環境。
- 2.社會工作實務產生於人類系統及其環境交互面。
- 3.個體或系統都會受到改變的作用影響。
- 4.社會工作實務之最佳執行方式，是當相互作用能提升有機體之成長，並同時改善環境，使環境中的系統處在妥當的狀況之中。

#### （二）基本假設

以生態系統論觀點，假設依據每個人都是由最小的單元分子組成，再由細胞構成器官，同樣地，每一個人都是家庭、社區、文化、國家、世界中的一分子，此基本假設為（張宏哲，1999：5-7）：

- 1.評估人類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有：生物層面、心理層面、社會層面。
- 2.此三個層面構成「生物心理社會」的功能系統。
- 3.此系統包含多元系統，是由最小細胞到最大系統（社會）所構築而成的。
- 4.整個系統不斷與其他系統進行交流互動或相互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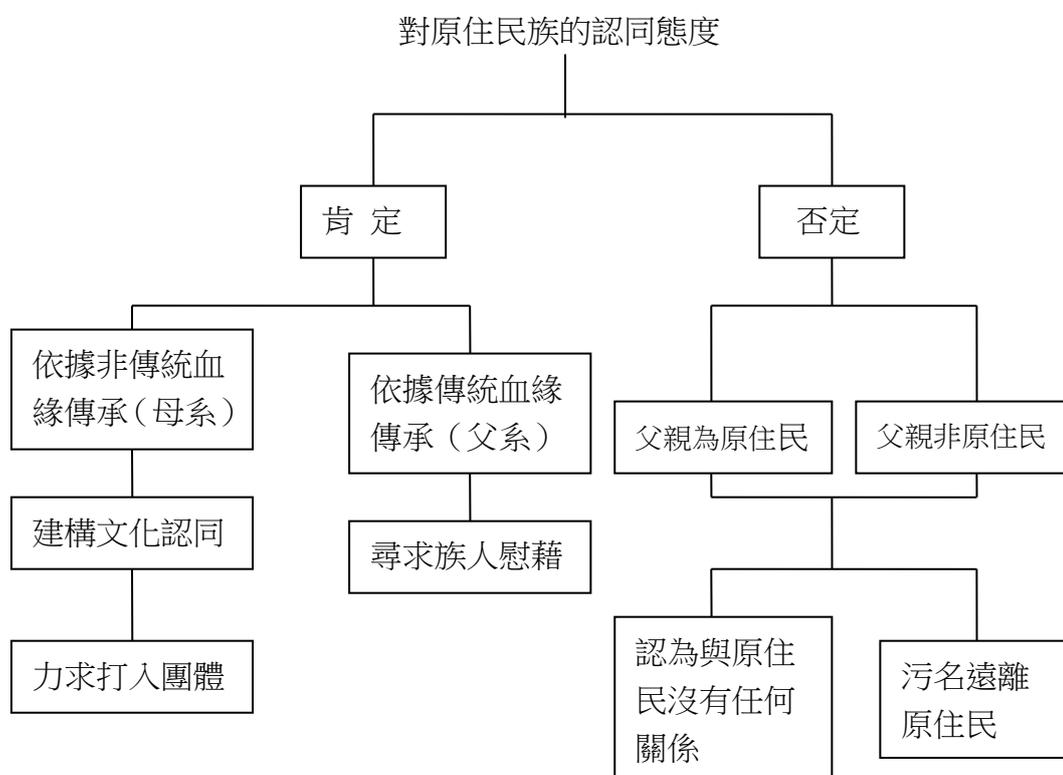
生態系統理論的生物、心理、社會層面的架構，幫助我們有一個基本依循的架構，去了解原漢雙族裔的孩童可能會經驗到不同的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如果忽略了這些差異性，社工處遇就無法真正觀照到原漢雙族裔的心理需求，也就同時限制其處遇計畫的參與。生態系統的理論架構提供一種認知取向，以便我們能夠清楚對於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知取向上，各個系統相關影響因素為何。本文即以生態系統的觀點來解釋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過程，分成生物層面、心理層面、社會層面等不同層面之影響，就這些不同層面，說明它們如何交互影響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知過程。

### 肆、影響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相關因素

族群中的個人在長期的社會化過程中，其族群認同可能逐漸改變，在此變遷的過程中，受到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的環境之刺激與影響，族群認同的改變的方向、角度與強度也會有所不同。有的可能會更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也有可能長期生活在漢族文化而認同為漢族。原漢雙族裔猶如站在族群間的邊緣，輕輕的將這腳滑向漢族一邊，大家就把他歸為漢族；如果他們又將腳滑向原住民族群那一邊，大家又把他歸為原住民族群。在選邊站之際充滿了許多複雜因素，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部落的生活經驗、大眾傳播系統，及政府相關措施，都是族群認同選擇的考量。以下，以生態系統論觀點，分別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說明影響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的因素。

### 一、生物血緣因素

族群認同的影響因素，一般是來自世代間的遺傳，以及因遺傳帶來的文化傳承，因此生物性遺傳因素是認同意識相當重要的指標（吳乃德，1993）。蕭文乾(2005)在研究雙族裔兒童族群認同議題時，發現他們會從族群認同根基論的血緣觀點出發，大都以父系族群作為選擇表達的族群身分。蔡春蘭(2005，45-46)研究都市原住民後代的族群認同，發現接受父系或母系遺傳因子作為認定依據，卻不足以說明族群認同來自生物遺傳的結果。蔡春蘭依據血緣傳承來分類出不同族群認同的取向，如圖一對原住民認同態度，對原鄉族群認同與否，分成肯定與否定兩大類，並將此兩大類分成傳承父系血緣或是母系血緣而作不同的族群認同探討。



## 圖一：對原住民族的認同態度

(陳文華修正自蔡春蘭，2005：46)

漢人的家庭向來以父系法則作為認同依據，原住民的血統認定方向則呈現多面性，原漢雙族裔則顯得更加多重與複雜。蔡春蘭(2005：57-58)研究發現，受訪者若是父親屬於原住民，其子女較能接受原住民身分，而父親為非原住民，則較會出現多重的認同。當與主流社會的優勢族群相處而遭受到歧視或挫折，父系傳承者會藉由親人或是其他族人的支持加以肯定自己。母系傳承者由於父親並非原住民，較少因為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而受到歧視，同時會運用各種參與原住民活動的機會，強化自己對母系族群的認同。

然而，我們看到族群認同的形成除了生物血緣因素，仍需考慮原漢雙族裔成長環境空間，是否有足夠的原住民族文化涵養，幫助雙族裔去接納原住民身分，並進一步擁有原住民意識；否則原漢雙族裔切斷了與部落聯繫的根基依據，僅擁有血緣生物因素，會被部落原住民的族人質疑缺乏「原味」而遭到拒絕。

### 二、心理因素

前文提及情境論包括結構性的認知面向與個人認知面向，其中個人認知面向是指個人「主動」對於族群差異的覺知而選擇某種情境之下對自己有利的認同，可能與他個人主觀認知上情境詮釋或是他人投射眼光有關。這一部分，個人認為可以採以心理因素來作說明。

原漢雙族裔的個體不僅要感知自己和那些人共同之處，同時也要能夠區分我與他者有何區別，人我關係不同，相對的身分亦隨之流動，雖然認同源於強烈支配力的制度，例如教育機構與社會結構。但只有個體將之內化並將它們的意義環繞在這內化過程建構時，它們才成為認同。

原漢雙族裔雖在生物血緣具有兩族血統，但父系血緣因素不是單純能夠決定族群認同的來源，個人如何透過自我認同的重塑、詮釋，去經驗體認，以決定自己是誰。蔡春蘭(2005，48-50)發現原漢雙族裔的研究對象，如果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原住民族，對於是否選擇原住民身分的認同，要依其對所屬族群的自信心而定。對於原住民族群有「污名的認同」的心態，會選擇逃避，反之當原住民出現傲人事蹟享譽國際，則會與有榮焉地以身為原住民為傲。

### 三、社會環境因素

形成族群認同的另一種觀點是情境論的，亦即因社會環境迫於變遷下所作的理性選擇。社會環境影響因素包括家庭與學校教育、部落生活經驗、同儕朋友、大眾傳播系統的偶像崇拜影響，及政府相關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響。

#### 1.家庭教育

族群認同強化與否之因素，最明顯的影響是來自父母親的家庭教育，原住民父母之一方是否會將族群意識教育傳承下去，深深影響著子女的族群認同，尤其是父母對小孩的族群認同與方言教育的影響(張耐、魏春枝，1999；王雯君，2005：169；蔡春蘭，2005：63-66)。

## 2. 學校環境

學校經驗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社會心理及心理反應的影響極為重要，原漢雙族裔認同的衝突主要來自不同文化的衝擊，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間帶有偏見、刻板印象及歧視。如果原漢雙族裔個體對所生存的環境有所排斥，就會影響其選擇較有利於自己的另一半族群血統的身分。

學校課程設計很少介紹原住民文化的特色，這樣的課程內容會影響原住民與原漢雙族裔的學生在原住民族群認同的過程中，很難找到自己的文化特色，這種課程內容會造成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學生產生認同的困難，甚至造成自卑與不安全感(蔡文山，2004：109)。謝世忠(1987：45)指出：學校課程以漢文化為中心，在知識界定與教材的選擇中，反映出優勢族群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隱含著「我優你劣」的偏見與歧視，因此造成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學生在族群認知傾向優勢族群。

在教室場域中，教師與學生不同文化認同所帶來的衝突，往往會因教師的優勢地位而造成學生困擾，教師若認為原住民屬於較差的民族，則會透過課程傳遞出去，將使原住民因重要他人的參考架構形成內在自我觀點的一部分。在蕭文乾(2005)研究原漢雙族裔原住民族群認同的教育歷程，發現雙族裔兒童未成年之前，父母所選擇族群認定具有關鍵影響要素，家庭與學校相關的族群教育對雙族裔學童的族群態度尤其重要。他認為透過教育的過程，幫助雙族裔學童文化認同與價值承諾，學校推動傳統原住民文化教學活動，對雙族裔兒童的原住民族群認知具有教化功能。這說明了族群認同並非全然自然形成，仍可透過教育及學習的歷程而建構出來。因此教育政策、族群文化背景、雙族裔學童的特性，加上學校的教學模式與同儕之間互動，影響了雙族裔學童的學習經驗及部落生活適應。

## 3. 部落生活經驗影響

原漢雙族裔若是自幼生長在原住民部落文化之中，仍有機會接觸部落傳統文化祭儀，不失具有原住民的主體性，對原鄉親人有感情，對部落文化仍執著，因此對原住民族群可以表現較強烈的認同感；反之，原漢通婚家庭移居都市，出生、成長在都市，受教育也是在都市，他們對原住民本族文化從未涉獵，加上家庭內使用華語溝通，不會說原住民族語，更別說是傳統技藝的傳承。再者，在大環境下漢族強權優勢文化衝擊著原住民弱勢文化，因此住在都市的原漢雙族裔雖具有漢族與原住民血統，在成長過程中來回穿梭于父母所屬族群的生活領域，遊走在兩種不同社群文化，但是為了適應都市現代化生活，無形中族群認同的感知與價

值觀漸漸受都市環境影響，族群認同很難明顯呈現出屬於原住民族群的認同。

原住民社會運動經驗的例子可以充分顯示，原住民社會運動的菁英份子大部分是都市型原住民，因長期在以漢人為主的都市受教育、就業、生活（利格拉樂·阿烏，182-184），所領導的原住民運動無法得到部落草根性的回應。這當中牽涉了缺乏部落扎根工作（夷將·拔路兒，1994：34-35），另外，原鄉的長者質疑，原運工作者的意識形態觀點真的能夠代表原住民族群的觀點嗎？而部落的長者無法將族群的語言、風俗、價值規範、社會制度，及族人的思考方式傳遞給下一代，因為年輕人都到都會謀生了。唯有新生代願意回到孕育母文化的部落，才能維繫原住民的主體性並建立族群的尊嚴（洪輝祥，2001：300）。

#### 4.同儕朋友

同儕朋友為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行為表現的參考依據團體，原漢雙族裔會依據自己所加入的同儕團體，去評定行為為適當性的標準。他所依附同儕團體的文化認同，也深深影響著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劉若蘭、黃玉(2005，23-24)研究大專原住民學生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的關係，發現原住民同學間互動與其心理社會發展呈正向關係，亦即族群認同發展較高的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同學互動較少，其心理社會發展較高。由此可知，與同族互動頻繁、感受到同儕的關心者，則處於族群認同發展較高階段；而與漢族同儕互動較多，仍感受到歧視經驗，或因課業表現差、家庭困難較多的原住民族學生會覺得自卑，而影響其族群認同發展。

#### 5.大眾傳播系統

族群經過通婚，其族群邊界將會變得模糊，加上原漢雙族裔長期居住在都市，在族群認同架構上，與周遭環境的漢人之間並無太大特徵以作區隔（林修澈，2001）。但在蔡春蘭(2005：50-52)的研究對象當中，若父親屬於漢人，卻會選擇母親的原住民族身分認同依據者，有一明顯原因來自於偶像崇拜，崇拜的對象可能是名模、名歌星。也就是原漢雙族裔藉由這些象徵建構出，我也可以成為他的可能性，在建構過程中，個人認同也因而被建立。這些偶像的輝煌行為，雖然難以維持永久性的族群認同，但也是一個社會事實。這些偶像崇拜的行為表現作為認同導向，其顯現出來的認同特質，與一般族群為了爭取利益而設定族群框架，有不同族群認同的面向。

#### 6.政府福利相關政策

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規定，原住民女子嫁與非原住民男子，其子女從母姓者，可取得原住民身分。因此隨著憲法修正保障原住民權益，不但肯定多元文化、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同時依據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地位及參政權，對教育、醫療、水利交通等設施，並以法律定之條文修訂，對台灣原住民族整體發展深具意義（孫大川，2000b）。因此近年來政府投入大筆文化教育經費，從事各族群文化的整理，加上原住民行政體系陸續設立，無形中原住

民意識受到鼓勵而逐漸抬頭，深藏已久的污名烙印相對式微。因此，過去採認父系血統是原住民者才具有原住民身分，但依據「原住民身分法」第三條規定，有不少母系是原住民血統者，為了取得福利、教育、考試等政策的資源，紛紛改採原住民身分。

這樣類似的情形也在王雯君(2005：168)對影響台閩客通婚女性的族群認同研究中，發現客家女性普遍在婚前會有客家污名認同而欲隱藏客家身分的經驗，然而，因為當前客家意識提升，以及客家權益受到關注，而走出隱性客家認同。所以客家女性改變對族群的認同，受政府相關政策影響大過於受到通婚影響。同樣地，原漢雙族裔族群認同，因認知從母姓以獲取原住民身分，可以得到較多政府優惠福利措施的資源（蔡春蘭，2005：59），而改變其族群身分。

政府的福利措施會引導人口族群行為、態度，與價值，原漢雙族裔可能透過理性思考選擇以「福利權」較優惠的原住民族，但這與實際心理認同為「原住民族」仍未必等同。筆者認識某汽車修理場老闆娘，係生長在都市原漢雙族裔，父親係漢人，母親是原住民。其生活環境、教育、文化皆處在優勢漢族脈絡，故一向認同漢族。因其婚後十多年連續生四名女兒，考慮女兒未來教育、考試、福利等可以受到較多優惠補助，在配偶（漢族）鼓勵之下，先由老闆娘改回原族民族身分，四名女兒陸續也改為母親的姓氏，使其四名女兒擁有原住民身分。這樣通過理性思考，權衡現實環境的利害關係，福利的誘因確實說明政策環境改變了族群別的身分，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筆者的朋友群中為數不少。

## 伍、結論

台灣是一個多元、多種族、多語言的島嶼，在這種多元文化社會中，每個人承受不同文化的涵養，族群論述從傳統原生本質論的自然賦予，走向情境選擇的認同建構，每個人會因立場不同而擁有不只一種身分。血統的純度與主觀的認定標準並不具有絕對的相關性，經過原漢通婚後，原住民的血統成分越形減弱，並不見得就缺乏原住民的民族意識。同樣的，血統純度高的原漢雙族裔，亦不見得具有較強烈的原住民族意識。因此，原漢雙族裔的血緣成分與原住民身分認同並無絕對的關係。原漢雙族裔為了強化證明自己與原住民族群的關係，會藉由各種方式創造認同，並實踐認同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亦即會藉由對於所屬群體的情感轉化為行動，例如文化商品的消費、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參與等，藉由行動為族群認同的宣示，以求拉進與族人的距離。

因此族群認同是一種隨著情境與他人不同而建構，會因選擇不同記憶，導致自我認同的轉變，在這個流動的過程，原漢雙族裔因社會環境中家庭、教育、偶像崇拜、福利政策、政治經濟環境等影響因素而改變其族群認同，並主動學習在複雜的社會網絡中，找到一個有利於自己的位置，發展出多重的族群認同面向。



## 參考文獻

- 王志弘(2000)。 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 王雯君(2005)。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閩客通婚為例。 思與言，43(2)，119-178。
- 王蘭君(2001)。 責任與家庭：東部地區原住民婦女婚姻維繫過程探討。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東華大學。
- 江瑞珍(2006)。 原住民文學附加課程對族群認同與國語文成就之行動研究：以國中三年級國語文科為例。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慈濟大學。
- 夷將·拔路兒(1994)。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 山海文化，4，22-38。
- 利格拉樂·阿烏(1996)。 誰來穿我織的衣裳。台中：晨星。
- 利格拉樂·阿烏(1997)。 紅嘴巴的 VUVU。台中：晨星。
- 吳乃德(1993)。台灣族群政治理論初探。在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 (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林忠正、林鶴玲、陳茂泰等著，27-51)。台北：業強。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等(2002)。 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台北：洪葉。
- 巫麗雪(2002)。 跨越教育與族群的藩籬：台灣跨越界線之婚姻配對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
- 李春慧(2004)。 花蓮縣萬榮鄉布農族學生族群認同階段性發展之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慈濟大學。
- 林修澈(2001)。 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林淑媛(1998)。 台灣原住民學術菁英的教育歷程與族群適應。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台灣師範大學。
- 孟樊(2001)。 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
- 洪輝祥(2001)。都市原住民社會運動史。蔡明哲編著， 都市原住民史篇，263-310，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凌平(2000)。 原住民國小學童族群認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屏東：屏東師範學院。
- 孫大川(2000)。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

- 高雅雪(2000)。 族群認同與生命交織：四位原住民青年族群認同之生命經驗與民族誌電影。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所碩士論文。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 許木柱(1989)。太魯閣族群泰雅人的文化與習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
- 陳麗華(1999)。台北市阿美族學童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3)，423-447。
- 陳枝烈(1997)。原住民兒童族群認同與文化認知之探討。載于陳枝烈著， 台灣原住民教育（273-298）。台北：師大書苑。
- 傅仰止(1994)。台灣東部地區的族群位階特色。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143。1994年6月。143-190。
- 張宏哲(199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台北：雙葉。
- 張耐、魏春枝(1999)。發現與協助：都市原住民對青少年子女的期盼。 師友，54-56。
- 張福群(1999)。 族群通婚的婚姻適應：以阿美族和泰雅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劉若蘭、黃玉(2005)。大專原住民學生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心理社會發展之關係：以北部某多元族群技術學院為例。 新竹教育大學學報，21，1-33。
- 蔡文山(2004)。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觀點醒思台灣原住民學生的教育現況與展望。 教育與社會研究，6，109-144。
- 蔡春蘭(2005)。 都市原住民後代的族群認同：以12位都市原住民後代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 賴錦慧(1998)。 族群通婚與族群觀：四季新村原住民婦女的經驗。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 蕭文乾(2005) 原漢雙族裔原住民族群認同歷程教育歷程之研究：以花蓮縣伊卡多散小學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 謝世忠(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社。
- 譚光鼎(2002)。 台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台北：師大書苑。
- Barth, Fredrick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Little, Brown.

- Grossberg, L. (1996).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 Is That All There Is ?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 Sage.
- Hall,S. (1996).Who needs identity ?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 Sage.
- Nagel, Joane (2003). Constructing Ethnicity and Sexuality : Building Boundaries and Identity, Race Ethnic and Sexuality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kamura , Jonathan Y. (1981). Situational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 ( 4 ) : 452-465.
- Paden, John N, (1970). Urban Pluralism, Integration and Adapation of Commual Identity in Kano, Nigeria, in R. Cohen and J. Middleton ed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 : Studies in Incorporation Processes. Scranton, NJ : Chandler Publishing.
- Root, M. P. P. (1996). (Ed.) The Multiracial Experience : Racial Borders as The New Frontier. London : sage.
- Ramanathan ,Chathapuram S. & Link, Rosemary J. (2006). All Our Furture : Principles and Resources for Social Worker Practice in a Global Era 社會工作實務的全球觀點。(萬育維、陳秋山譯，2006)。台北：洪葉。